LIBRARY
SEP 2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83
A1
1746
v16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慶曆四年八月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説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奬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

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一有彼字）被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一作寧）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便狥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一作過）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

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
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
者所奏則未能施一作與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
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
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
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
懼近日致仕者漸一作甚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
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
問其何路按察之一作何人因挾私怨苟有迹狀乞下

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 慶曆五年誤寘于此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為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勑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

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犇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閤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犇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一作偏）長犇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且馳騖盡

係一作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況自須新勑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勑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一作要害重

之地皆已委信任用（二字一作而任之）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勑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勑則頓（一作徒）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筭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

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勑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

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来未有大臣如此其
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
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
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
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
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
定制伏望陛下重（一作審）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
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勑意亦（一作本）
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

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
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為辭豈
可尚冐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免人言臣伏見
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
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
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
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
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勑命節文云比於
國書撰一作撮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

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劉三嘏事狀 慶曆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算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

臣忽来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別恐引惹臣請略陳納之郤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為國家存信拒而還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怨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

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蝦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絕蹤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為辭此其可納三也三蝦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則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蝦

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来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来心欲南向之人盡絶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為三嘏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為誤計其失尤多且三嘏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嘏

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
決於睿斷不惑群言取進止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一作上皇帝辯杜韓范富書）慶曆五年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一作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一作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

職一作臣職雖在外事不盡一作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一作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指一作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一有者字則難難字一作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一作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閒必有

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一有者字臣請試辨辨字一作詳言
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
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
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　蓋衍
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
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
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
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
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

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一作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一作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一無此字）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以）来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夫權）得名

位則可行故好（一作行）權之臣必貪（一有名字）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一有至如二字）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懇讓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一有但字）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一作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作（一作行）事（六字一作欲其作事）乃特（一無此字）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授）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

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一字一作其)一一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二字一作近及)一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一無此字)仲淹深(一作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凡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鋭然亦(一無此字)不敢自出意見但多(一無此字)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八字一作遇事而近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

遇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一作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一作國）朝（一作累）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二字一作）責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一作意）買和莫大之辱彌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耻（八字一作力思雪耻）沿（一作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彌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

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一作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一作于）內四夷相賀於（一作于）外此臣所（一有以字）為陛下惜之（一無此字）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一無此字）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一作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

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一無此二字）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常）思君（一作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一有而字）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藏當時真本也一作疑是後來公所改定如以水落為洛之類及其餘

文意皆不若一作為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責
蓋用綿本及李燾長編今眞蹟元用貴國按慶曆
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　祖先肇創基業尋
與敝境繼為善鄰暨乎
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
師直抵燕薊
仁宗命王拱辰草答書云
太宗皇帝親駕幷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
兵旣交石嶺之鋒遂闕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

彼此用之公此奏後改為責耳

奏議卷第十一終

後此用之今此兼殺只無責耳

銓部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 至和元年六月判流內銓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一無者字且字一作却）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覷

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滞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一有餘字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今取進止依奏并下三班審官並依此

翰苑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 至和元年九月兼三班院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来改轉班行並不曾歷鋸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重遠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

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為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絕僥倖今取進止

論史館日曆狀 嘉祐四年誤寘于此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

不宜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一作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一作文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一作排）以月日（一作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

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一作取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歳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一有於字）廢墜矣（一無此字）臣竊聞（一作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

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彦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一作分明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

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一作記）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一作惰）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

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若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
旨

請駕不幸温成廟劄子 至和二年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踈决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

是温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䟽决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温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為自去年追冊温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及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温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温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

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為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至和二年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

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一有多字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后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一不昏也

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
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
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
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
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
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
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
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
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

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寛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綱紀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皆一作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

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
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
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
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
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
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
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爲言事
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
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

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嘗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

愿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

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修河第一狀 同前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横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一作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一作初）既已倉惶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

州（一有軍字）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

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一作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一作者）幾瘡痍未歛物力未完（一作充）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

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為一無為字於災旱一作旱歲於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一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一作湮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

書知水趨（一作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
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
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
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
四也橫攏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一作流共）又亦數歲
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
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
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
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

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茲而發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一作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

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一作荒）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一作俟）豐年

併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
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雕印文字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
近日雕板尤多蓋為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
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為宋文者多是當
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
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
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

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為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舖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貳伯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二終

奏議卷第十三　集一百九

翰苑

論使臣差遣劄子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

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自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內自借職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併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內增四百九員殿侍循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

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損已為大晚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禄矣臣今略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釐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令當政大臣早賜擘畫所貴不為將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宮殿侍年深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

書表宅案等别無恩例只自慶暦八年剏立年
限上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
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
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士之源最
為僥倖著臣今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
司書表宅案勾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
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
依慶暦八年客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
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

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諳熟委

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為利便

一百司人吏舊來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僥

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

或僥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勾當敘勞酬奬及合

作選人者情願就班行之類臣今乞一切止絕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述濫官略陳此二事如允臣所

請乞下三班院與勾當臣寮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

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取進止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 至和二年

右臣近曾上言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準勑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紀綱隳頹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己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奬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

崇奉棟宇堅壯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一作功料蓋緑廣張得物料即多圖酬獎恩澤一作廣得功料大郎圖酬獎恩澤多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黷威靈要其所歸止為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為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置一作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為之臣實痛惜

臣因準勑減定於三司畧見大槩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為能臣竊見累年天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是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

國力民財譴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及字一作止外其未修者宜速寢停況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為勞績其奉先寺乞勒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當坐之處近聞為無一作未有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所陛下尊為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蓋為將

良材美木俯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
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進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
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一作必盡焚除且
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
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
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
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
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
慈一作聰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修河第二狀 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一作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

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濵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一作之無不淤之理於淤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勑

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一作流乎）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

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一作復決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一無二字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一作決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

之口亦何縁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
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一有字
不能必則則一作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
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
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
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
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
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
十萬人然一有而字欲以五十歩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

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為六尺且濶厚
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
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
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
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
如此而欲開難復屢决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
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
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决
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

多（一有者字）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一有則字）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一作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一作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

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三狀 一作論六塔河 至和三年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壠故

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

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一作雖大而其害未至一作止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一作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辨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

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一作害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貴一作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

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

其患二而遠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一無勢字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一作為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

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
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
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
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
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
橫流散溢濵　德愽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
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
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
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一作

艱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必一作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愚冥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

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
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
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後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
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
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
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
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兾恩賞之資也況功必
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狄青劄子 至和三年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一作不）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一作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一作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於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

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
也臣竊（一作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
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
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
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
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
進用自言我輩之内出得此人既以爲榮遂相悅慕
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
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

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

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胥計者
宜自一作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胥本武人不知進
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
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
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
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
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
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
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

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一作後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一作息則其誠節可

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

進止 月餘青罷樞密知陳州

奏議卷第十三終

奏議卷第十四　集一百十

翰苑

論水災疏 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為患自古有之然未

有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淊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
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犇逃號
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
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
衢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櫬浮出骸骨漂
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
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
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
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

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一作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嗣下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

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祖宗之重亦所以絶臣下之

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
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
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
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
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
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
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
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
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

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一有漢字）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覦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

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
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来陛下服藥於内(一無
二字)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一無十字)侍於左右如
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着也下至羣
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塡咽道路發於至誠不
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
意深故為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謂天下臣民所以
為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
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

於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
稱述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一作
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
子未用立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
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
始初議者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
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
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
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

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

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

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
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决
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觀一作讀詔
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
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
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同前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旣一人
形罪巳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

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
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
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
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
臣犇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
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
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維方今之弊紀綱
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
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

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將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為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

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貪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
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
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
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
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
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
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
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
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

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七[illegible]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計也若量加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為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

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其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䘏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為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

賑救皆耗運司錢一作用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

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旣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申爲雨水淬浸

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墻壁摧塌乞行修整尋一無尋字會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緝但聞行路之人咨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宫裏外觀當見二壇浸在水中四神門及闕庭齋宫屋宇並各倒側摧圮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橫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墻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圍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

祊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覷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
見有數人兵士在彼舁水問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
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舁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
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咎罰豈輕陛下仁聖
寛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
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
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為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
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
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

決洩岸出積水築起四面垣墻不使路人車馬往來褻瀆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差知禮院王起三司判官王繹監修提舉

乞添上殿班劄子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無得進見今聖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一作能得上殿奏事今雖邊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

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閑
頤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
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
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著至於臣子之於
君父動經年（一作半）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一有臣字）今欲
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
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
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閤
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

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勑旨（其後上殿添一班）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論其人交結宦官狀）（嘉祐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一作觀）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論）漸以沸騰蓋緣（一作由）昌朝禀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緣）飾姦言好（一作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

再來望風恐畏(一作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
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
前而聽察(一作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
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一作
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
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小人譽之
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正)論
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
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

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一作臣)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竪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自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一作其所稱信)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

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一作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一有使字）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一有議字）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三字一作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一無二字）

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一有訟字)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作差除)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一作沸)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一作外議)已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事(一作體)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臣願聖聰)擇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一作議)之論(一作說)早(一作速)罷

呂朝還其舊鎮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
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
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 同前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
以見聖恩奬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
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
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
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鏁廳進士得解

人中四字一作內三百餘人是瑗一作皆是胡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一無自字是朝廷一有之字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册書之以為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於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為可惜也一作誠可惜矣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一作兼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勑旨

薦布衣蘇洵狀嘉祐五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頗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一作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

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茍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 嘉祐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 淳一作 行方樂道守節辭學

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竟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 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

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為學者師法庶幾内修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為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召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一作為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再乞召陳烈劄子 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為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為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一有也字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為况聖恩優異褒賁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為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學之名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

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一作其於）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媮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恩況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至和中）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一作聖王）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

言者亦不為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為陳大計
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
先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
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
頗疑言事之職但為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
已峻必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
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
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
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

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

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
止乞留中
遂不出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偽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獎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累次保明安撫臣寮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

其人母年八十無祿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邊遠官立之家居則患祿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侍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褒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獎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閱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

里仍乞著爲永式其張立之如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奏議卷第十四終

今至于

行

里包今權遷來去其勢宜久宜臣所奏今權發遣官曰

奏議卷第十五　　集一百十一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 嘉祐二年四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者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大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一一作三二百千雇倩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

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共（一作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偽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蘊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奬之意自為姦偽以至於此甚可歎也謂（一作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偽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

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寬監門之責重巡捕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撿則慮成擁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臣及清幹京朝官巡捕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為勞績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若搜撿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獎其巡捕官除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庶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為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弊源一作厚弊如允臣所

奏乞立定巡捕官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牓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論保明一無明字舉人行實一作止劄子同前

臣伏覩近降敕命更定科場條制內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

能免小過微累皆為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事狀如事親不孝行止踰濫冐哀匿服曾犯刑責及雖有蔭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苟犯其一並不得收試如遠必（一作並）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今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别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

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為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一作阻下同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恥懷恥蓄怒何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為說

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為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他求則為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為臣願聖慈出

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
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
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
言今取進止

論選皇子疏一作書　嘉祐二年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
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
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

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遂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

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
漸踈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
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
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
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
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
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
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
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

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

降儲位以虛羣臣屢言大議未决臣前所奏陳以謂
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
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
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讎劄子 嘉祐二年九月兼判祕閣

祕書省

臣近準勑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
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闕者書名件用崇
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酬校了以黃綃裝褫正副二

本收附準備御覽内中取索一作借本閣尋具畫一合
行事件聞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值
抄寫觀文殿書權住至今伏見館閣校讎之官員數
甚多除係省府南曹外其餘主判閑局及別無主判
者並各無書校對既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
閣國家優養賢材之地自祖宗以來號爲清職今館
宇閴然塵埃滿席有同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
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
遣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館職官員先將秘閣書

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內有見闕書籍郎於三館取索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刋正裝褫其合行事件已有畫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候見得闕書數目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一作照）闕人郎別具擘畫聞奏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 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爲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一作尤所精擇）

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一無矣而家三字）計者宜於此時（一作亦宜及今）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一作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

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為王者之訓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文書章稾尚有編録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

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録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為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帙號爲學士院草録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不畫時編録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爲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歳以來百

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請今後乞内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嘉祐三年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内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内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内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爲恩

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内降或爲府司後行或爲宮院姨嬭或爲内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於再三而干求者（一無三字）内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宦豎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絶臣今（一無此字）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内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

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絶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今取進止

論梁舉直事封回内降劄子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勘内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内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恃干求内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

行布告天下著為信令今梁舉直累煩睿聽干求不
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勑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
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
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
寧彰陛下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今
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內降者其元犯本
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為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
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
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爲陛下曲法庇縱小

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内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

連進納今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 嘉祐三年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宫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縻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爲差内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

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一作追）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

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今取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 嘉祐四年春

臣勘會府界𭩔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户經府披訴稱被人夫開掘墳墓斫伐桑棗拆拽舍屋等事尋差兵曹參軍張稚圭往彼檢視得巳開河道六里有餘計三料開掘却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三所草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餘頃臣因體問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

孫骨月環坐守之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甚貧一作貧甚者用火燒焚向空撒棄其庄宅屋宇累世安居旦夕毀拆全家露坐寃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橫屍暴骨殃及幽明可為憫傷可為驚駭兼體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其萬勝斗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水盡入白溝河所以年年決溢今又剏開新河亦入白溝是則三道減水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新河深六尺至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仰水勢難行

臣今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計會都水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茍如臣所說不虛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掘却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利見開河之人本爲自圖功賞及從初檢計壕寨官吏蒙昧朝廷不言有墳墓宅舍桑棗在所開地內情理難恕欲乞下開封府取勘一作會其獻利之人與壕寨等並行決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兼慰生人今取進止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 嘉祐四年

臣伏以上元放燈不出典禮蓋因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二字一作皆以）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遊若乃時歲豐和（一作時豐歲和）人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爲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
聖恩差官俵錢正爲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

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蝕之災（一無二字）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酺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一作和）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是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今取進止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嘉祐四年三月）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一作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

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一無二字為士者常一作當下同貴名節以自一無此字

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
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一作外議）
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
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
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
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
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
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
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

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别加進用人豈為嫌一作間言其不可為省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下臣竊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重其恬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一作媮惰寬

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四字一作天子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

至聖一無二字至明察見諸臣本以一無此字忘身徇國非爲已利纔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一作臣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巳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一無此字下同激

許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者字一作之人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一作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

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一作無本）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晩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譏而全拯之名節不

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奏議卷第十五終

聚華其臣乃屬侍從職兼論思皆當親見所致致真

以於其難今又復見臣下用諫之效已著遠不除因

迹而驗以治亂之效遂語乃臣言往往計慮以後者矣

翰苑

乞與尹構一官狀 嘉祐四年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爲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欵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爲宜力而羣邪

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寃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惸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將來祫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饑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丁寶臣狀 同前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一作稅丁寶臣前任知
端州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叙理監當方智高攻劫
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奔逃如一作兼聞
當時獨寶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曾鬬
敵朝廷以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
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
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
伏遇祫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
官資就移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

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 嘉祐四年

臣近準勅爲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徃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

三人共舉若以爲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爲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爲得人若以爲有可信有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illegible]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爲恥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卻依舊制只命學士一

員專舉況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爲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許懷德狀 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讓恩命表一道撰批答臣勘會昨來許懷德祫享加恩自合兩表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停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閤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

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引敘前來祫享加恩乞併寢二命蓋懷德以祫享例加恩命爲輕所以更無表讓却於今來表內因帶敘陳其前來恩制久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閤門無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況懷德身是將臣職典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答臣未敢撰辭乞下所司勘劾懷德正以典刑庶肅朝綱以戒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再論許懷德狀 同前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羣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輙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爲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袷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

舉恬然不以爲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爲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强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輙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爲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與之浸成後患

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爲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陳大概盖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況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爲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爲非者遂直

詆好言之士指爲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一無二字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爲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大果令之大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爲峻法禁絶人言中外聞之

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一作患）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一作初）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一作二三）大臣不惟務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一作使）之人既（一無此字）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一作用）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一無此字）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一無）

二字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爲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臣爲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爲害者有五焉江南荊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税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爲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

前世爲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爲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絕商旅此其爲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爲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眞茶眞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爲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

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爲於諸場務中擇近
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飜鈔筭請
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糴日下
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北
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
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爲害五也
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减放租錢以救其弊此
得寛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
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

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李燾長編說五害處止是節文仍改變轉不動一句爲鄭於移用

論監牧劄子 嘉祐五年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未能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

察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
弊病亦衆若秪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
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剏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
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
决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
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
人内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
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
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温凉亦有便否嚮何以

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兼取訣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一有者字）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一作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一作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

得惟聞今一作惟今之河東一有路字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

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

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廢不倉卒
輕爲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一作國馬之制
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失其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
伏覩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將有更革臣以謂監牧
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其弊亦衆若止坐案文籍
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舠立
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盡謀於始也不精則行
於後也難久請詔相度官一人同臣躬按左右廂監
牧凡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
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温凉亦有便否鄉何以致
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詳究根源旁采衆議
然後以此日臣寮奏請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遥度倉
卒以冀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
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
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
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

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寖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爲改更以上乃通鑑長編所載與集本頗異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 同前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沉淪州縣不獲聞達

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
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
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
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
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
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識敏一作姿明文采爛然論議
鋒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

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繆舉臣甘伏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免進五代史狀 同前

右臣準中書劄子爲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史草付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他能少急養親遂學干祿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竊於科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於筆削舊史褒貶前世著爲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閑僻無事因將

五代史試加補緝而外方難得文字撿閱所以銓次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於文治之朝不爲多士所誚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

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
中絶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
壁而餘齡昏耗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
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曁晉宋而
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箋傳附
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
唐大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䟽號爲正義凡數
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
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

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議學狀　嘉祐元年
一有新字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

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
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
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
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
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
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
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
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
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

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鄉

里聞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

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隣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廹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眞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脩德行（一有而字）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

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遊士齋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毁譽而决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

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奇恠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一有藉字）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一作人）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

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廹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脩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一作在於敦本教學之意）而修其實事給以糇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一作謹）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

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一作士修其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奏議卷第十六終